

馬列主義叢書

斯大林著

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版

一九五一年莫斯科

212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著林大斯

義主寧列與題問族民

瓦科，夫科什梅答

志同他其及克楚爾



版出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一五九一

明聲局出版

本版斯大林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一書中文譯本，係按該書一九五〇年俄文單行本（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局刊印本）譯出。

內 容

(一)「民族」概念·····	五
(二)民族底產生和發展·····	八
(三)民族及民族語言底發展前途·····	一四
(四)黨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	二三
簡註·····	三一

你們寫給我的書信已經收到了。這些書信是與我在最近幾月內從其他同志方面收到的許多談論同一問題的書信相像的。然而我終究認定正是要給予你們一個回答，因為你們把問題提得粗俗些，因而能幫助大家來把問題弄個清楚。誠然，你們在自己的書信裏是把所提出的問題解決得不正確的，但這已是另一件事情，而這點是我們往下就要說到的。

現在讓我們言歸正傳吧。

(一) 「民族」概念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老早就有自己關於民族的理論。按這個理論說來，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所由以產生的基礎是由於人們共同具有四種基本特徵，即：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民族文化特徵上的心理狀態。如衆週知，這個理論是在我們黨內博得大家公認了的。

從你們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你們認為這個理論是不充分的。因此你們就提議對民族所有四種特徵加上第五種特徵，即認為民族必須具備有本身單獨存在的民族國家。在你們看來，除非具備有這第五種特徵，就沒有而且也不會有民族。

在我看來，你們所提出的這個公式，即對「民族」概念新添上第五種特徵的公式，是極其錯誤的，是無論在理論或實踐即政治上都沒有什麼根據的。

如果接受你們所提出的公式，那就必須單祇把具備有脫離其他國家的本身單獨國家的民族承認為民族，必須把凡是沒有本身獨立國體的被壓迫民族從民族目錄中一筆勾銷，並且必須把被壓迫民族反對民族壓迫的鬥爭，把殖民地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律從「民族運動」概念範圍中，從「民族解放運動」概念範圍中革除掉。

不止如此，如果接受你們的公式，那就必須認定：

(甲) 愛爾蘭人民只有在成立「愛爾蘭自由國」後才成了一個民族，而在此以前却不曾是一個民族。

(乙) 挪威人民在挪威尚未脫離瑞典以前不曾是一個民族，而只有在脫離瑞典以後才成了一個民族；

7

(丙) 烏克蘭人民在烏克蘭還是沙俄領土一部時不會是一個民族，而只有在由中央拉達和斯科洛帕茨基統領統治時脫離蘇俄後才成了一個民族，但當他們把自己的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同其他各蘇維埃共和國統一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後，他們又不復是一個民族了。

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顯然，一個產生出此種荒謬結論的公式，決不能認為是科學性的公式。

在實踐即政治方面，你們的公式必然要得出結論來替民族壓迫即帝國主義壓迫作辯護，此種壓迫底代表人物根本就不承認那些缺乏本身單獨民族國家的被壓迫和非平權民族為真正的民族，却認為這種情況使他們有權壓迫各該民族。

我還不去說，你們的公式不免要得出結論來替我們各蘇維埃共和國境內一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作辯護，這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硬說，各蘇維埃民族把自己的蘇維埃共和國結合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後，就不復是些民族了。

關於對俄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提出「補充」和「修改」的問題，就是如此。結果就只有一種辦法：即承認俄國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為唯一正確的理論。

(二) 民族底產生和發展

你們的嚴重錯誤之一，就在於你們把現今所有一切民族混爲一談，却看不見它們彼此間有原則上的區別。

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民族。有些民族是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代發展起來的，當時資產階級打破封建制度和封建割據局面而把該民族集合爲一體並把它團結起來。這就是所謂「現代」民族。

你們認定，民族是在資本主義以前已經產生和存在的。但是，在資本主義以前，即在封建制度時期，當各個國度還是各自分裂爲一些不僅彼此沒有民族聯繫，反而根本否認需要有此種聯系的各個獨立諸侯邦土時，試問又怎能有民族產生和存在呢？事實恰與你們這種錯誤說法相反，在資本主義以前時期沒有並且也不能有民族存在，因爲當時還未曾有過民族市場，既未曾有過民族經濟中心，也未曾有過民族文化中心，因此也就未曾有過相當因素能把一國人民底經濟分散狀態消滅，而將該國人民歷來彼此隔絕的各個部分集合爲一個民族整體。誠然，民族底要素，如語言，地域，共同文化等等，決不是從天上掉落下來，而是早在資本主義以前時期逐漸形成的。但當時這些要素還處於萌芽狀態，至多也不過是一種潛能，

即不過是在將來相當順利條件下形成民族的可能。只有當資本主義興盛起來而具備有民族市場以及民族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時候，這種潛能才變成了現實。

說到這裏，應該指出列寧關於民族產生問題的一段精彩言論，這段言論是他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一書中說出的。當時列寧反駁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認定民族聯繫和民族一致性是由於氏族聯系發展結果的意見而說道：

「總之，民族聯繫乃是氏族聯系底繼續和綜合！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關於社會歷史的觀念，大概是從一些用作小學教材的童話中借來的。所謂社會歷史，——按這個蒙童教本原理說來，——起初是有家庭，這是任何一個社會底細胞；，然後家庭便發展成為部落，而部落又發展成為國家。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正顏厲色地重複這種幼稚的廢話，不過是表明——除其他一切以外——他甚至對於俄國歷史行程也沒有任何概念。在古代俄國還可以說有過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紀，在莫斯科皇朝時代，這種氏族聯系就毫無疑義已不存在了，就是說，當時國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團體上，而是建立於地方團體上：地主和教堂接納了從各地來的農民，而這樣組成的村社就成為純粹地域性的團體。但是在當時還很難說已有真正的民族聯系：當時國家是分成爲個別「領土」，其中甚至有一部分是侯國，這些侯國保存有從前那種自治制度底鮮明遺跡，有其管理方面的特點，有時候還

保存有自己特別的軍隊（地方諸侯是帶領着自己的軍團去作戰的），特別的稅關等等。僅僅在俄國歷史底新時期中（大約自十七世紀起），這種區域、領土和侯國才真正在事實上溶合爲一個整體。請最可尊敬的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注意，這種溶合並不是由民族聯系所引起，甚至不是由這種聯系底繼續和綜合所引起，而是由各個區域間日益加強的交換，由逐漸增長的商品週轉，由各個不大的地方市場集中爲一個全俄市場所引起的。既然這個過程底領導者和主人翁是商人資本家，所以這種民族聯系底創立也就無非是資產階級聯系底創立」（見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七二至七三頁）（註一）。

關於所謂「現代」民族底產生問題，就是如此。

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政黨在這個時期始終是這種民族底主要領導力量。在民族內部爲「民族統一」而鼓吹階級和平；藉侵佔他人民族領土來擴大自己民族底領土；不信任並且仇視其他民族；鎮壓少數民族；同帝國主義勢力結成統一戰綫，——凡此一切就是這種民族在思想方面和社會政策方面的武器。

這種民族必須評定爲資產階級的民族。例如法蘭西民族、英吉利民族、意大利民族、美利堅民族以及其他類似的民族，就是這樣的民族。在我國尙未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

制度以前，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韃靼民族、阿爾明尼亞民族、格魯吉亞民族以及俄國其他各個民族，也曾是這樣的民族。

顯然，這種民族底命運是與資本主義底命運相關連的，這種民族是應該隨着資本主義消滅而消滅的。

在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書裏講到的正是這樣的民族，該書裏說道，「民族並不是單純的歷史範疇，而是在一定時代即在資本主義興起時代形成的歷史範疇」；「民族運動按其實質既是資產階級的運動，因此它的命運也就自然要與資產階級命運緊相關連」；「只有在資產階級覆亡時，民族運動才會最終覆亡」；「只有在社會主義世界裏，才能奠定完全的和平」（註二）。

資產階級民族底情形就是如此。

但世上還有另一種民族。這就是新式民族，即蘇維埃民族，這些民族是當俄國資本主義制度被推翻以後，當資產階級及其民族主義政黨被消滅以後，當蘇維埃制度確立以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基礎上發展和形成起來的。

工人階級及其國際主義政黨，就是團結這些新式民族並加以領導的力量。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在民族內部結成聯盟，以求消滅資本主義殘餘而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建設；消滅民族壓

迫殘餘，以便保證各個民族及各個少數民族彼此平等和自由發展；消滅民族主義殘餘，以便保證建立各族人民友愛關係和確立國際主義；同一切被壓迫民族及非平權民族結成統一戰綫，以便共同反對那種施行侵略及進行侵略戰爭的政策，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凡此一切就是這種民族在精神方面和社會政治方面的面貌。

這種民族必須評定爲社會主義的民族。

這種新式民族是由於消滅資本主義而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即是在把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按社會主義精神加以根本改造的過程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誰也不能否認，蘇聯境內現有各社會主義民族，即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別洛露西亞民族，韃靼民族，巴什基里亞民族，烏茲別克民族，卡查赫民族，阿捷爾拜疆民族，格魯吉亞民族，阿爾明尼亞民族及其他各個民族，無論按其階級成份和精神面貌來說，亦無論按其社會政治利益和趨向來說，都是與舊俄境內所有各該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根本不同的。歷史上有過的兩種民族就是如此。

你們不同意把民族底命運——在本場合就是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底命運——與資本主義底命運連接起來。你們不同意認定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必將隨資本主義消滅而消滅的提綱。試問若不把這些民族底命運與資本主義底命運連接起來，又能把它與什麼連接起來

呢？難道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資產階級民族不是顯然必定要隨資本主義消滅而消滅麼？你們莫不是認爲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可能在蘇維埃制度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生存和發展麼？這種想法真是豈有此理了：

你們恐怕資本主義制度裏所有各民族底消滅就等於一般民族底消滅，就等於任何民族底消滅。爲什麼呢，根據什麼理由呢？難道你們不知道除了資產階級民族外還存在有另一種民族，即存在有比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民族更爲團結堅強得多，更有生命力得多的社會主義民族麼？

你們的錯誤就在於你們除了資產階級民族外再看不見有什麼別的民族，——可見，你們竟忽略了蘇聯境內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廢址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民族逐漸形成的整個時代。

問題中心就在於資產階級民族底消滅並不是意味着一般民族底消滅，而不過是意味着資產階級民族底消滅罷了。在舊式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廢址上產生出和發展着的是新式民族，即社會主義民族，這種民族比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民族都更爲團結堅強得多，因爲這種民族根本沒包含有腐蝕着資產階級民族的那些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是比任何一個資產階級民族更要全民得多的民族。

(三) 民族及民族語言底發展前途

你們所犯的另一個嚴重錯誤，就是你們把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與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勝利混爲一談，認定不祇是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勝利時，並且在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勝利時，都可能並且必然發生民族差別及民族語言消滅的過程，可能並且必然發生各個民族彼此溶合與一個共同語言形成的過程。同時你們還混淆了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件事是「民族壓迫底消滅」，另一件事是「民族差別底消滅」；一件事是「民族國家隔閡底消滅」，另一件事是「各個民族底消亡」，「各個民族底溶合」。

必須指出，馬克思主義者是決不應該把這些不同性質的概念混爲一談的。在我們國家裏，民族壓迫早已被消滅，但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民族差別已經消逝，說我國各個民族已被消滅。在我們國家裏，各個民族間的國家隔閡如邊防稅關等早已被取消了，但從這裏並不能得出結論，說各個民族已經溶成一體，說各種民族語言已經消逝，說這些民族語言已由我國所有各個民族共同的統一語言所代替了。

你們不滿意我在東方各族人民共產主義大學裏（一九二五年）所發表的演說（註三），我在那次演說中駁斥了一個錯誤提綱，這提綱是說在一個國家裏——例如在我們的國家裏——社

會主義勝利時，各種民族語言就會消亡下去，各個民族就會溶成一體，而各種民族語言就會由一個新出現的共同語言所代替。

你們認為我當時所發表的意見是與列寧所規定的一個有名提綱相抵觸的，這提綱是說社會主義底目的不祇是要消滅人類分散為許多細小國家的情況，不祇是要根本消滅各個民族彼此隔絕的狀態，不祇是要各個民族互相接近，而且是要各個民族彼此溶合起來。

其次，你們認為我當時所發表的意見與列寧所規定的另一個提綱也是互相抵觸的，這另一個提綱是說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勝利時，民族差別與民族語言就會開始消亡下去，說在這種勝利以後，各種民族語言就會開始由一個共同語言所代替。

同志們，你們的這種觀點是完全不正確的。這是一種極錯誤的觀點。

上面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者是決不應該把如像「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和「全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勝利」一類性質不同的事情混為一談的。不要忘記，這兩種性質不同的現象是反映着兩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這兩個時代不僅是在時間上（這點十分重要）彼此不同，並且按其實質來說也是彼此不同的。

民族猜疑，民族隔閡，民族惡感以及民族衝突等所賴以激勵和支持的因素，當然不是什麼「天生的」民族仇恨心，而是帝國主義勢力企圖征服他人民族的趨向以及各該民族恐懼民

族滅亡危險的心理。毫無疑問，當世界帝國主義還存在時，這種趨向和這種恐懼心理也會繼續存在，因而在絕大多數國家內也就會繼續存在有民族猜疑，民族隔閡，民族惡感以及民族衝突。能不能認定，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勝利和帝國主義在一個國家裏被消滅，就是意味着帝國主義與民族壓迫在大多數國家裏被消滅呢？當然不能。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一個國家裏的社會主義勝利，雖能大大削弱世界帝國主義勢力，但它終究不會並且也不能造成保證世界各民族及各種民族語言溶合爲一個共同整體所必需的條件。

全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勝利時期與一個國家裏社會主義勝利時期不同處，首先是表現於前者消滅世界各國帝國主義，既消滅那種征服他人民族的趨向，又消滅那種恐懼民族滅亡危險的心理，根本打破民族猜疑與民族惡感，而使各民族在統一世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基礎上結合起來，這樣造成保證一切民族逐漸溶合爲一個整體所必需的實際條件。

這兩個時期間的根本區別就是如此。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說，把這兩個不同的時期混爲一談，就是犯了不容寬恕的錯誤。現在且把我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裏發表的言論拿來看吧。那次發言中有如下一段話：

「有些人（例如考茨基）妄談着社會主義時期內一個全人類共同語言的形成和其餘一切語言的消亡。我是不很相信這個普遍統一語言論的。無論如何，實際經驗不是證實